

徐時儀 校注

畢慧玉 耿銘

郎晶晶

王華權

徐長穎

許啓峰

助校

一

上海古籍出版社

修訂版

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

李嘉林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徐時儀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8

ISBN 978-7-5325-6442-2

I . ① — … II . ① 徐 … III . ① 佛經 — 訓詁 — 中國 — 唐代 — 索引 IV . ① Z89 : H131.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2) 第 065224 號

ISBN 978-7-5325-6442-2



9 787532 564422 >

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

(全四冊)

徐時儀 校注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200020)

(1)網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l@guji.com.cn

(3)易文網網址：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180.75 插頁 24 字數 3,300,000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0

ISBN 978-7-5325-6442-2

H · 75 定價：65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資助出版

上海市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T0404

上海市重點學科漢語言文字學項目 S30402

上海市高水平特色項目上海師範大學宗教學科建設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研究項目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

重大項目「一切經音義三種整理研究」資助

也姪文作賜賚非字體也或作侏非也

邀送入仕微同舌竟又又於遇又邀要也呼危亦

董賀他達及下勒連又廣雅董賀號蠶蠶也雙
作蠶蠶非空體也蠶音巨宜爻

廣博嚴淨不退轉輪經第二卷

頌仆也音蒲比又
佛說阿惟越致遮經卷

中卷
繁疏力公及廣雅房齋舍也說文房室曰疏疏亦

謂其文作訥同效胥又訥達範也說文訥訶難也
冀頃字體作頭又作戰同之見及下文作疲同有變
說文頭頃謂掉動不定也經文作瘠音子軌

及瘡也。痛非今用。

福賁古文僞贊二說又作贊同狀逼及方言僞火耗也說文以火耗因日兼注文作浦通古及水

行也。婦非此義。

勝思惟梵天所問經卷之三

勝思惟梵天所問經卷六

英藏 S3538 玄應《一切經音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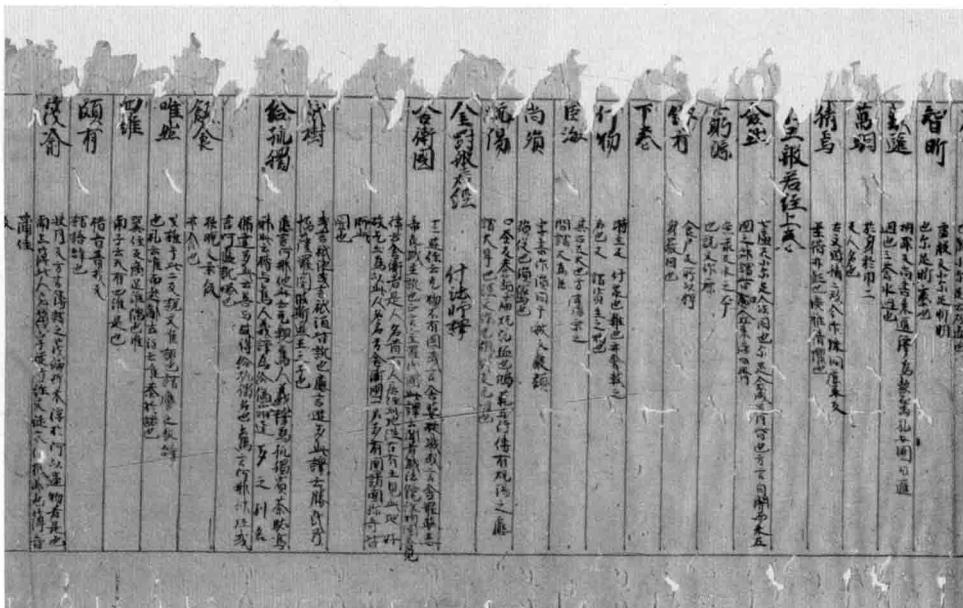
法藏 P2901 玄應《一切經音義》

風摩尼寶經同秩 阿耨達龍王經一卷共大方廣寶篋
後佛共天祐施菩薩分別真經同秩大方廣寶篋
 一切經音義卷第二 諸經沙門玄應撰
 第一卷
 大般涅槃經
 命視柳及壽亦即命也壽取一
 名命取人之生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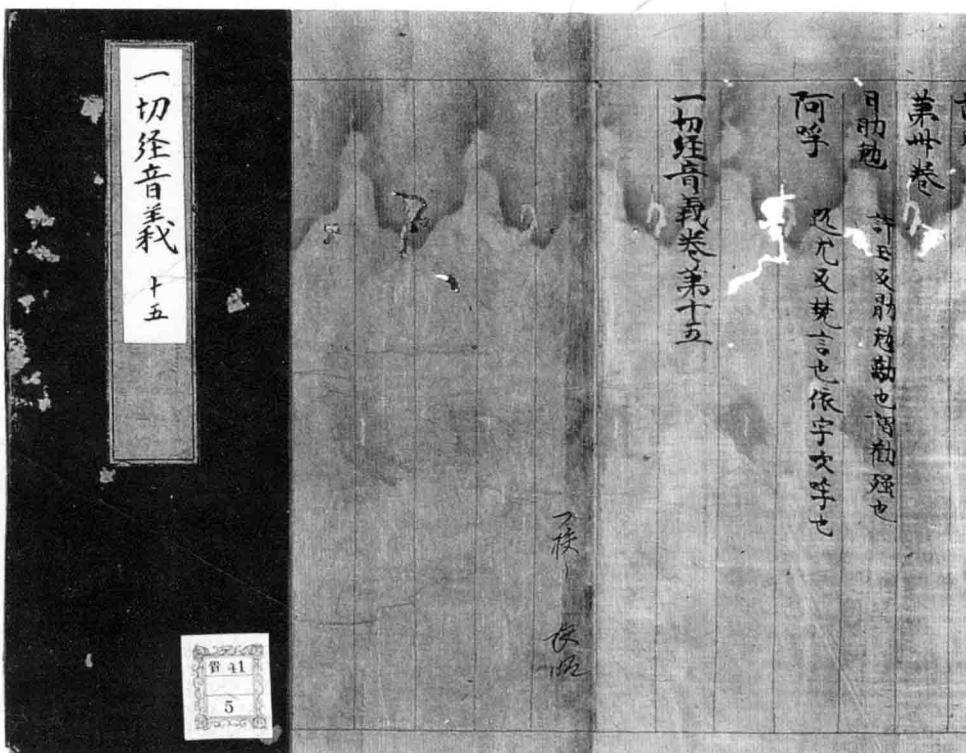
俄藏 Дх 00965 玄應《一切經音義》

一切經音義卷第四
 諸經沙門玄應撰
 善薩見寶三昧經
 菩半經
 善薩蠻絡經
 月燈三昧經
 楞佛三昧經
 大方廣十輪經
 寶雲經
 大雲經
 善薩胎囊經
 大方寺危羅尼經
 善薩見寶三昧經
 第二卷
 膚平又作應同於凝及蒼頡篇古乳士
 脊也訖文膚角也漢盡壽昭日刻
 脊大方廣如意起徵寶篋經二卷
 自因緣經同秩法界一卷
 雜同秩 善解菩薩二卷亦同秩寶梁經二卷共決定
 小姓同秩大方便經三卷大寶積經一卷共
秋靈空菩薩經八卷聖善住壽慈夫子經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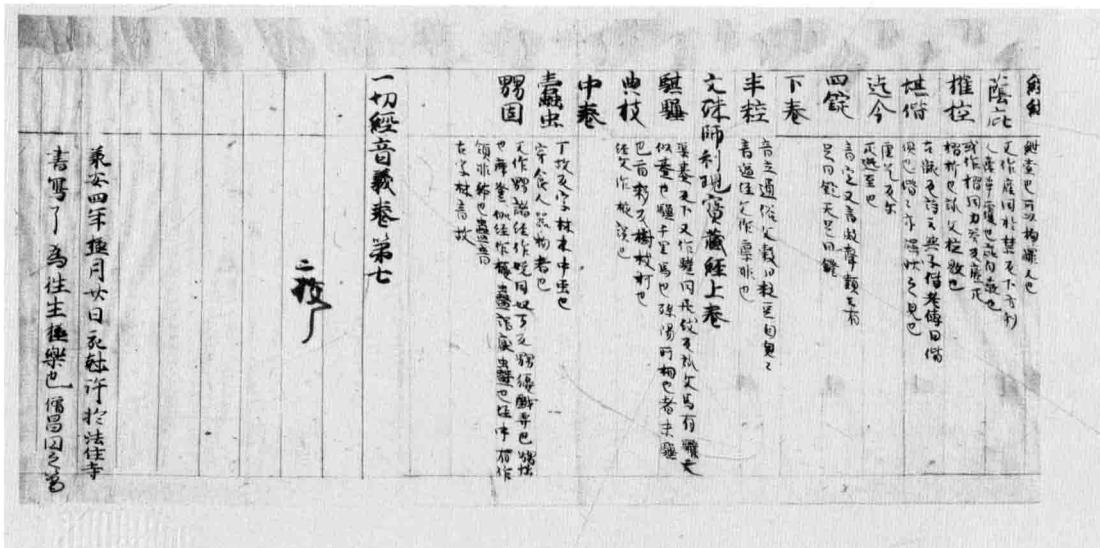
七寺藏玄應《一切經音義》



西方寺藏玄應《一切經音義》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藏玄應《一切經音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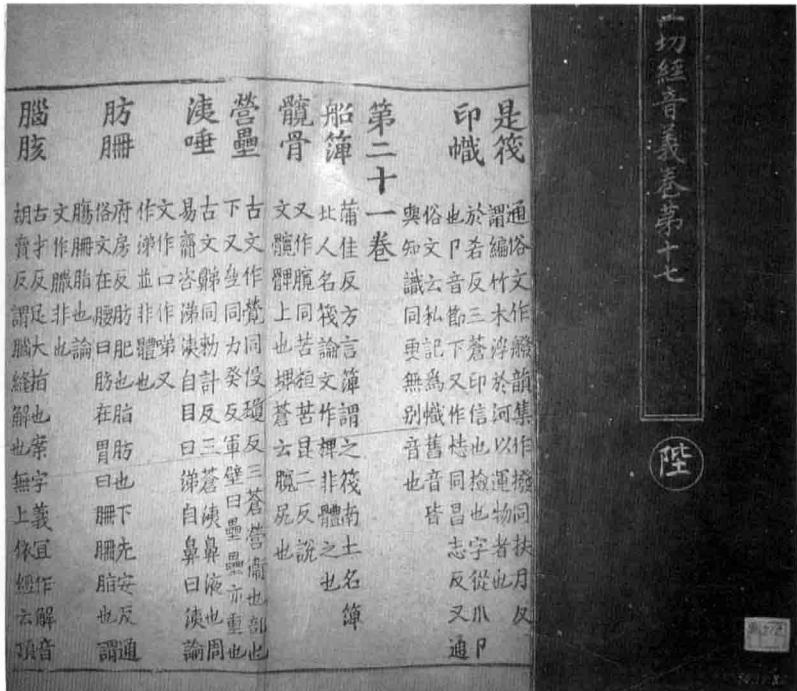
石山寺藏玄應《一切經音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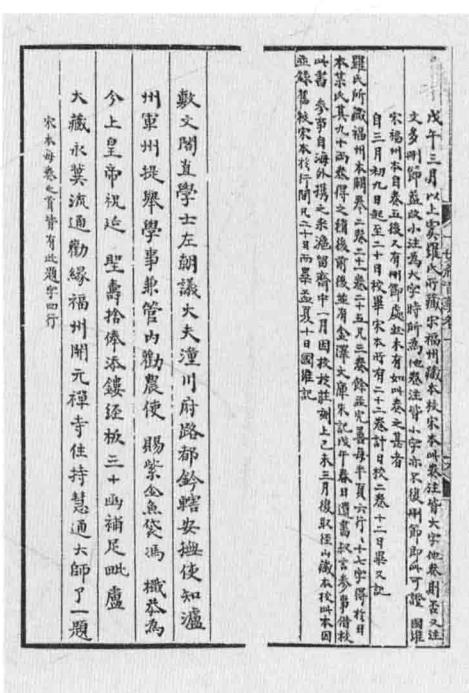
《中華大藏經》影印
金藏本玄應《一切經音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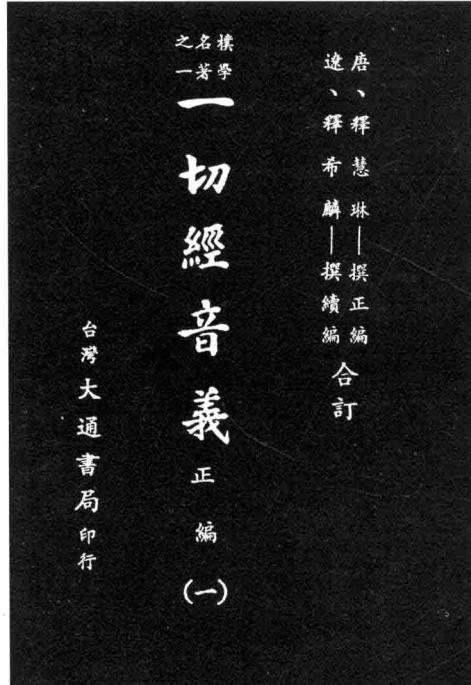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藏金藏本玄應《一切經音義》



崇甯萬壽大藏經本玄應《一切經音義》



王國維校莊忻本玄應《一切經音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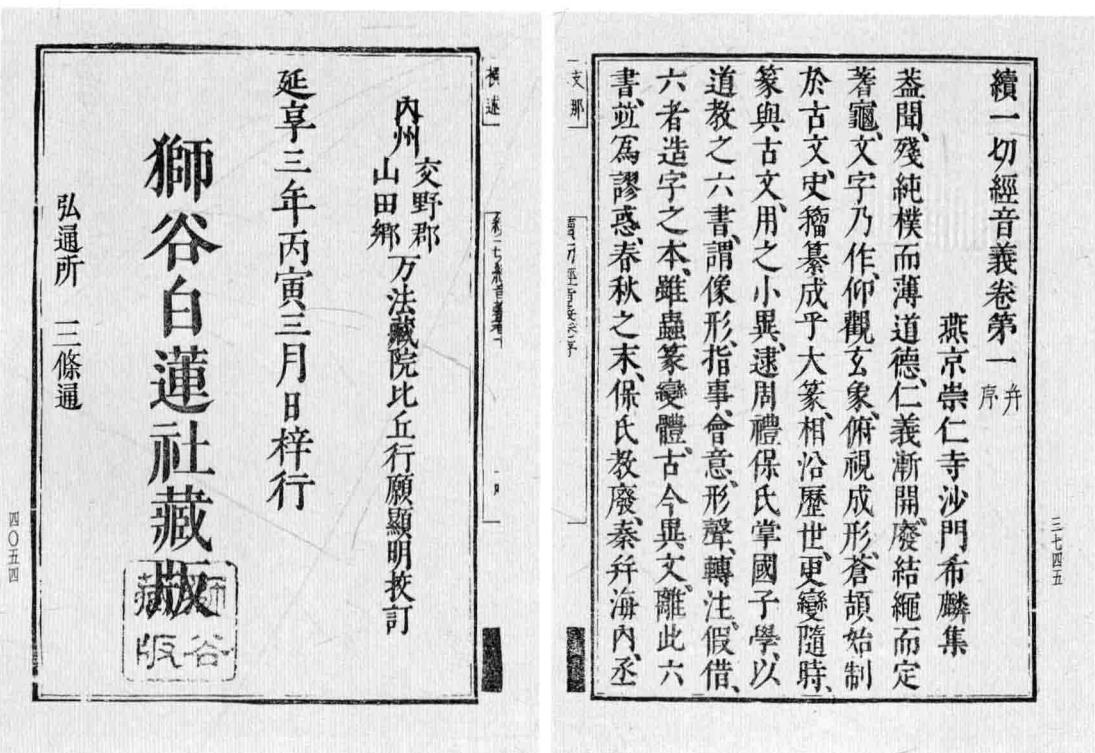
臺灣大通書局印行麗藏本慧琳《一切經音義》



谷白蓮社本慧琳《一切經音義》



谷白蓮社本希麟《續一切經音義》



谷白蓮社本希麟《續一切經音義》

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修訂說明

拙校《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得到學術界的關注和重視，問世不久即告售罄。為滿足學界研讀的需求和方便使用，上海古籍出版社現將2010年出版的《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索引合併重出修訂版。

《一切經音義詮釋佛經》二千四百多部，徵引四部古籍數百種，研究一切經音義好比進入深山大海打獵捕魚，不是三五十人可漁獵盡的。近些年來學界在佛經的文獻研究和語言研究方面已取得較多成果，佛經音義研究也成為國際漢學研究中的一個新的熱點。繼2005年首屆佛經音義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2010年九月我們又主辦了第二屆佛經音義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來自中國大陸各地和港澳臺地區以及韓國、日本的八十多位專家學者共聚一堂，展示了近年來在佛經音義的版本、校勘、文字、音韻、辭彙等諸方面研究的新成果，促進了佛經音義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會議論文集已於去年出版。^[1]藉《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修訂出版之機，在不變動版面頁碼的前提下，我們又就近年研究所得核校了全書，就點校中的一些疏失和印刷中的訛誤作了補正，對玄應與慧琳所釋同條詞語的標點作了統一（因初版時玄應音義與慧琳音義是先後付印，校樣也是先後分校的，往往有失照應），如釋「惋」統一標點為「惋、嘆。驚異也」，又如釋「罣」統一標點為「網礙也」等，並就一切經音義底本原文所釋詞語與今傳本佛經所載詞語的異同、玄應所釋詞語與慧琳所釋詞語的異同、慧琳所釋對玄應所釋的修訂以及各傳本刊刻中的異同（如經文作「夭」，底本誤作「犬」；經文作「丸」，底本誤作「九」；又如「饗」誤作「餐」、「喪」誤作「喪」、「餚」誤作「餚」、「姪」誤作「婿」、「激」誤作「微」等）略作一些校補。這次所作補注與索引後的勘誤及補注合並一起，附於書末。

事物都是後出轉精的，點校古書的甘苦親有體驗才能冷暖自知。曾良教授所撰書評《校勘精審，澤惠學林——讀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稱「合刊是具有多方面價值的工具書」，「成為迄今為止海內外最為完備精良的本子」，^[2]我們相信在拙校已有基礎上今後當會有更為完備精良的校注本問世，彌補拙校中的疏失和難免會有的些不盡如人意處，這樣的校注本也是今後條件允許時必須進一步再作的工作。天道酬勤，在此我們期待著能有更多的學者關注我國傳統古典文獻中這一瑰寶，投入到佛經音義的校勘和研究中來，並祈請方家同仁就拙校修訂版中的偏失疏漏和不盡如人意之處予以賜正，冀有機會時續作修訂。

徐時儀

2012年元月記於所居陋室

[1] 徐時儀等編《佛經音義研究——第二屆佛經音義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鳳凰出版社2011年版。

[2] 曾良校勘精審，澤惠學林——讀《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中國文字研究》2009年第1輯。

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序

在中國傳統語言學著作中，音義書是指解釋字詞的讀音和意義的書。大略言之，音義書又可分為以解釋儒家典籍為主和以解釋佛典為主兩大類。由於梵語、巴利語等和漢語的語言系統完全不同，所以始於東漢、持續千年之久的佛經翻譯，並不只是單純的語言符號之間的轉換，而是一種史無前例的跨文化交流(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活動。佛經義理深奧，名相浩繁，在漢譯過程中產生了大量音譯和意譯的外來詞，其中包括許多為了表示當時中國沒有的思想、觀念而創製的新詞，使用現有詞彙時也出現了不少新義，特別是廣泛地運用了當時漢語的口語表現形式，這在詞彙、語法等方面都很明顯。為了使漢地的廣大信衆能更好地研習佛典，讓佛教在中國的傳播更加順利，加上印度的聲明學(sabda-vidyā)和中國本土的訓詁學都有悠久的傳統，把這兩者結合起來，系統解釋漢譯佛教詞語和一般詞語的佛經音義便應運而生了。

通常認為，北齊釋道慧所作《一切經音》是最早的一切經音義，今已亡佚。現在廣為人知的唐玄應撰《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和唐慧琳撰《一切經音義》一百卷可以視為佛經音義的代表作品。遼燕京崇仁寺沙門希麟所撰續《一切經音義》十卷，則是慧琳音義的續作和補充。這三部書在語言學、佛學、文獻學、歷史學等諸多學術領域都具有極高的使用和研究價值。

徐時儀教授曾與筆者同事數年，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們就共同從事漢語大詞典的資料搜集和條目編纂工作。以後他進入上海師範大學學習和工作，多年來以頑強的毅力和為學術獻身的崇高精神，在古籍整理、漢語詞典編纂、漢語詞彙和漢語史研究、古文字研究等各個方面都卓有建樹，寫出了多部篇幅巨大的專著，參與和主持了不少澤被後人的大型工具書的編寫，因而受到師友和學界同人的一致好評。而對佛經音義的探索，是他致力最多、成果最為豐碩、影響最為深遠的研究領域。

時儀兄從事佛經音義研究，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一九八五年他撰寫了碩士論文慧琳和他的一切經音義，經修改補充，於一九九七年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以後，他又在繁忙的教學、科研工作的同時，寫作博士論文玄應音義研究，於二〇〇三年完成，二〇〇五年由中華書局出版。這部厚重的專著近六十萬字，是迄今為止國內外對該書的最全面、最徹底的研究，涉及版本、校勘、文字、音韻、詞彙、語法和佛教、文化史等多門學科。此外，時儀兄還撰寫了數十篇關於玄應音義的專題論文陸續發表，對上述專著中各種問題作了更加深入的闡述。與此同時，他還與日本南山大學的梁曉虹女史和上海師大的陳五雲先生合作，寫出了通論性著作《經音義與漢語詞彙研究》等書，分別在中國大陸和臺灣刊行。二〇〇五年九月，由他倡議發起的首屆佛經音義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上海師範大學舉行，來自中國大陸各地和香港、臺灣地區以及日本、韓國的二十多位學者出席會議，會議論文集《佛經音義研究》已由上海

古籍出版社於二〇〇六年出版。

爲了替研究者和廣大讀者提供一個可以依據的佛經音義的整理本，時儀兄在做完上述各項工作之後，復以他二十多年搜集的資料和所作校勘及有關研究爲基礎，決定把玄應音義、慧琳音義和希麟續音義三書進行精細點校，出一個全新的合刊本。此議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國內外許多專家的支持，時儀兄率領由其指導的博士、碩士組成的團隊，在近三年時間裏晝夜兼程，嘔心瀝血，終於在今年年底前將全書殺青。這無疑是佛經音義研究史上的空前盛舉，對佛學、文獻學、語言學研究而言都是大功德。時儀兄雖頗自謙，然其成就，定將長存世間，嘉惠來學，歸於不朽，則可以斷言也。

誠如時儀兄所說，就文獻的校勘與考證而言，和外典相比，佛經文獻不同版本之間存在大量異文，用字亦錯綜複雜，所以難度更大。玄應、慧琳和希麟的三部一切經音義詮釋佛經一千四百多部，徵引四部古籍數百種，校勘的工作量之大是可以想見的。時儀兄的開創性工程所以能取得成功，首先得益于長期的資料積累。這次點校以高麗藏本爲底本，搜集了現今所能見到的各種版本，充分吸取了前賢和時人的研究成果，特別是得到日本學者的大力支持，利用了以前無從寓目的日本所藏古抄本，在此基礎上擇善而從，故能超邁前人。其次，在工作初期制定了比較完善的點校體例，並在實踐過程中不斷修改充實，從而使面對的各種難題得以穩妥處理，並且貫穿始終，保證了全書的點校質量。

時儀兄和他率領的團隊精誠合作，教學相長，終於如期完成了全書的校點，現梓行有日，徵序及於下走。不學如愚，何足以讚揚盛製。考慮再三，只能就時儀兄不計功利，不顧得失，數十年如一日，以忘我精神研治佛經音義之過程，簡略敘述如上，以告天下之讀是書者，並爲時儀兄賀。是爲序。

徐文堪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於上海漢語大詞典編纂處

總目錄

修訂說明	徐時儀
序	徐文堪
緒論	徐時儀
凡例	一
玄應音義	一
慧琳音義	一
希麟音義	一
附錄：佛經音義研究論著目錄	一
後記	一

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緒論

一切經音義是漢文大藏經中解釋佛經中難讀難解字詞的音義類訓詁學著作。玄應所撰一切經音義是現存最早集釋衆經的佛經音義，又名衆經音義^(一)，簡稱玄應音義，共二十五卷。慧琳所撰一切經音義是佛經音義的集大成之作，簡稱慧琳音義，共一百卷。希麟續一切經音義則對慧琳音義成書後新翻譯的佛經進行闡釋，簡稱希麟音義，十卷。這三部一切經音義雖「義附彼教，而訓釋華言，采獲所及，莫非古訓」^(二)，且摭拾甚廣，包孕彌富^(三)。其隸事運古，所存古義和佚書為數頗多，誠小學之淵藪，藝林之鴻寶。其浩博無涯，洵足以俯視李善文選注和陸德明經典釋文。時隔千年，這三部一切經音義不僅是披讀校訂佛藏經典的音義典籍，而且還超越了佛儒的界限，涉及宗教、哲學、語言、文學、藝術、中外交往史等社會文化方方面面，成為中古小學著作的總結性彙編。僅就文學學和語言學研究而言，這三部一切經音義多以當時人們所熟知的詞語來解釋佛經，比較接近當時的口語，保存了更多的不為其他典冊所載的活語言現象，且引用了大量漢唐文獻溯其淵源，保存了漢唐文獻和不少今已失傳的古籍的原貌。因而其所引用的漢唐典籍和佚書是古籍整理和輯佚的寶庫，辨析的異文俗體是研究文字學的寶庫，標注的異切方音是研究音韻學的寶庫，詮釋的方俗詞義是研究詞彙學的寶庫，成為我國傳統古典文獻中的瑰寶，在文學學、語言學和傳統文化研究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一、一切經音義編纂和時代背景

(一) 佛教的傳播和佛典的翻譯

佛教自西漢末年、東漢初年東傳中土，經過魏晉南北朝至隋唐而進入全盛時期。據道宣《大唐內典錄》卷五《皇朝傳譯佛經錄》第十八載，唐初「四海廓清，三寶云構」，「度僧立寺，廣事弘持」。^(四)太宗時有寺三千七百一十六^(五)；高宗時有寺四千，僧六萬餘人；玄宗時有寺五千三百五十八，僧七萬五千五百二十四，尼五萬零五百七十六^(六)。開元時令天下三歲一造僧籍，故其時有關史料所載僧尼人數當較可信，據《新唐書》辛替否傳稱，當時已有「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的說法^(七)。唐代的都城長安不僅是當時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也成為中國佛教各宗並盛的重地。四方佛徒跋山涉水來到這裏譯經弘教，一時僧尼溢於三輔，寺塔遍於京城，「當時幾乎把國內所有第一流的思想家都集中到佛學界裏來」^(八)。阿彌陀佛普度衆生，人們只要念他的名號即可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觀世音菩薩能聞聲救苦，念他的名號就能水火不傷，超脫苦難；維摩詰居士不必出家當和尚即可「現身說法」；金剛經只要傳誦一「偈」，就有「無量功

德」。「幾百年之中，上至帝王公卿，學士文人，下至愚夫愚婦，都受這新來宗教的震盪與蠱惑，風氣所趨，佛教遂征服了全中國。」^(九)佛教的盛行，上起帝王，下到民間，都有極大的影響，已不單是宗教問題，而是現實的政治問題、社會問題，對於當時的學術思想、文化生活無不產生極大的影響。^(一〇)

佛教作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廣義地說，是人類歷史上一種特殊的文化形態，包括教徒組織、清規戒律、儀軌制度和情感體驗等內容。狹義地說，它就是佛所說的言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佛法。佛法的內容極為廣博深奧，體現了其獨特的宇宙觀。兩千多年來，佛教文化不斷適應中國的國情，無論在皇室，還是在民間，都有極大的影響。佛教文化已深深地滲透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各個領域之中，滲透進了中國人的思想、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正如季羨林在我和佛教一文中所說：「對佛教在中國歷史上和文化史、哲學史上所起的作用，更要細緻、具體、實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期能做出比較正確的論斷。這一件工作，不管多麼艱巨，是遲早非做不行的，而且早比遲要好。否則，我們就無法寫什麼中國哲學史、中國思想史、中國文化史。再細分起來，更無法寫中國繪畫史、中國語言史、中國音韻學史……等等。」^(一一)可以說在中國歷史上，沒有任何一種外來文化像佛教文化那樣深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使人們的深層意識亦即文化的核心發生重大的變化。

佛法的內容涵蓋面極廣，佛教典籍作為佛教文化的直接載體，則記載了這些內容。我們所說的佛教典籍，特指相對於古代印度佛教原典而言的漢文佛典，包括漢譯佛經和中國佛教撰述兩大方面的內容。漢譯佛典的原語種十分繁雜，既包括從印度各俗語、梵語、巴利語翻譯的經典，也包括從中亞一帶各種語言翻譯的經典。佛經的翻譯始於東漢，至唐達到極盛。根據其內容分為經藏、律藏、論藏三藏。經藏是釋迦牟尼創立佛教的種種說教的語錄彙編，保留了大量原始的基本教義，梵名「素怛纏」，又名「修多羅藏」，大致為小乘佛教阿含部和大乘佛教寶積、般若、華嚴、涅槃四部的內容等。律藏是釋迦牟尼為他的信徒所制定的種種行為規範，又稱戒律，梵名「毗奈耶」，又名「毗尼藏」。如四分律、五分律、十誦律和摩訶僧祇律等。論藏是佛弟子注釋和闡發經藏內容的著作，梵名「阿毗達磨」，又名「阿毗曇藏」。這部分的內容極為龐雜，包括佛教發展以後形成的各宗派闡述自己觀點的論著。此外還有「密部」，較為後起，與顯教相對，有其獨特的用語和儀軌，尤其是陀羅尼（即密咒）。

隨着佛教的發展，我國歷代的佛教徒也撰有一些佛學著作。這部分內容按照體裁可分為注疏、論著、語錄、史傳、音義、目錄等。其中注疏主要是疏通佛教經論的文義，形式多樣。或劃分段落，總結大意；或區分章節；或隨文疏解義理；或分門詮釋內容；或因師口授，筆記所得；或集前人注疏而成書等。論著為漢地佛教各宗派的理論著作，記述了佛教各宗派學者的獨特見解以及專就某些論題展開的討論。語錄為唐以後禪宗一派歷代法師的語錄體著作，也是漢文佛典中頗有特色的部分。史傳為佛教史地著述和人物傳記，有釋迦傳記，也有僧人傳記；有佛教史，也有教派史；有西域地志，也有漢地山寺塔記等等。音義分兩部分，一為解釋佛經字音、字義和字形的小學著作；一為用於翻譯佛經的梵漢雙語字典，如翻譯名義集等。經錄為歷代藏經目錄和佛典內容提要，著名的有綜理衆經目錄、出三藏記集、歷代三寶記、大唐內典錄、開元錄等。此外還有一些佛學類書性質的纂集類著作以及筆記、護教文書、懺儀、願文等。